

新冠病毒和人类的前生今世

己亥、庚子之交，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先武汉，后湖北，继而随春节返乡潮波及全国。

潜伏期长，人传人，重症肺炎，确诊人数，疑似人数，死亡人数……这些高敏感度的字眼和确凿的数字，给国人带来的，是相当程度的恐慌。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延长春节假期，各地交通管制，进出重要路段、场所、小区必须体温检测排查等。全国各地除一些涉及保障必需的其他企业如水、电、暖、气、米、面、油等外，相关企业一律延迟复工，学校延期开学，酒店、饭店、商场、茶馆、网吧、电影院、歌剧院、音乐KTV、旅游景点、景区等全部暂停营业，大型聚集性文化旅游活动一律叫停，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场馆一概闭馆……

总而言之，所有的美食、消遣、聚会、畅饮、游乐等等，都离大众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面部多起来的口罩，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思忖，像这样的情形，还要持续多久？

一些创业者或企业主，可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凛冽的寒冬，他们企业复不了工，公司开不了门，但房租、水电暖费用、设备维护、假期间员工的工资等等，一样不少地都得承担着；一些中小生产商、加工商或零售商，因为交通管制，货运不便，要么原材料过期，要么产品积压，要么员工不到，要么设备闲置背负高额债务资金链断裂，家底的厚实程度决定着公司存续的时间长短；而那些回不到公司无法正常领到工资的年轻人，则用惶恐的眼神躲闪着房东，希望房东不要驱赶自己；还有那些房贷在身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岗的员工，则要焦虑地计算，压减得不能再低的生活必需开支之外，银行卡里的余额，还能够支撑几个月的抵扣；有些工厂即使想要复工，也是南方的工厂招不到人，北方的员工出不了门，街面的门店营不了业，非工作生活必需的产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的链条都还没有接通……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苦苦挨耐，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主或是个人，都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而国家的经济，遭受的损失就更是难以估量！

而这一切，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惹的祸！

那么新型冠状病毒，究竟来源于何处？

地球上最初诞生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有有机物之后包括细菌在内的一些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先是在海洋里，之后进化到陆地上。而人类等高等动物的始祖，实际上就是一些微生物由单细胞演变为多细胞，再加上其它的细菌、病毒入侵，造成基因突变的结果。人类和病毒一开始是近亲，只不过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速度有快有慢有变异，最终导致了目前这两个不同的形体罢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病毒的存在是一种必然，而人类的出现实在是个奇迹。人类能够诞生并以今天这样的样态出现，还要感谢某些已经无法考证的病菌。许多的细菌，实际上对人类有益，比如酵母菌可以发酵食物，乳酸杆菌可以帮助人类消化等。大多数的细菌有独立的细胞，可以自我复制，它们寄居于人体，只是为了获取新陈代谢的营养，没必要伤害宿主的细胞。但是病毒不一样，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细胞，不能独立完成自我复制，所以它们必须要侵入宿主的细胞，借助宿主细胞内的物质完成新陈代谢，同时侵害宿主的细胞，即给宿主的肌体带来危害。

所以自生命诞生以来，人类与病菌的战争，就从未止息。

最初的原始人类，绝大多数在14岁之前就夭亡了。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极度恶劣，吃的不是熟食，生冷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寄生虫、病毒等，免疫力不强的人类始祖，往往会成为各类细菌、病毒的宿主，染病后很快死亡。自燧人氏用火，人类开始吃熟食，大部分病菌在高温下被杀灭，健康水平才逐渐有了改观，寿命也渐渐地长了起来。

但是，病毒并未就此放过人类，纵观历史，黑死病、鼠疫、天花、霍乱等，一次又一次给人类带来浩劫，其中查士丁尼瘟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死亡，东罗马帝国因此走向衰亡。米兰大瘟疫造成约28万人死亡。公元430年发生在雅典的瘟疫，前后持续差不多4年时间，近一半的人口死亡，雅典差点毁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人带去了麻疹、天花、霍乱等瘟疫，使得印第安这个土著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第三次鼠疫大流行，30多年间，殃及中国多个省份，最终波及亚、欧、非、美等几大洲，仅中国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200多万。

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可说是触目惊心，令人闻之色变。

近现代之前的人们，由于生产力低下，医疗条件所限，所以对疫病的防控，除了用青蒿等中草药进行治疗外，也只能是简单的隔离，等待，最终等瘟疫失去传播条件后自己沉寂。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数千万人染病丧生，百姓家中十室九空。“医圣”张仲景二百余口的大家庭，三分之二的人因此身亡，他痛下决心，潜心研究瘟疫的诊治，最终使《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挽救了后世许多人的生命。中国传统医学防疫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对天花等未感染者进行人痘接种，从而使人们获得抵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这是在牛痘接种术发明之前，最为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该医术从我国传入欧洲之后，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而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和病菌作斗争，却只是把病菌当成是一种“疫气”，并未真正发现它们的存在，直到1683年列文胡克用显微镜发现细菌为止。此后，西方的一些科学家开始研究细菌，并发现它们可导致疾病，同时也逐步发现，高温对大部分的病菌有明显的杀灭作用。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倡“喝开水”，以防“病从口入”。

在这方面中国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在古代就有了喝开水的先例。但是，那只存在于上层社会，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因为生产力和经济条件所限，没有足够的柴炭烧水，只能喝冷水，所以中国近代以前，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暴发一场大规模的瘟疫。而不喝开水的欧美一些国家，因为黑死病等病毒通过饮用水传播，一次又一次遭受瘟疫的横扫，大量人口死亡，所以自工业革命之后，就特别注重水的净化。西方的细菌学说传入中国之后的民国时期，中国下层的百姓因经济条件所限仍然喝不起开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政府加强“喝开水”的宣传和推广，并随着生产力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才逐步实现了“喝开水”的全民覆盖。

至此，一些人类历史上困扰人们多年的传染病、寄生虫病逐步销声匿迹。

那么新型冠状病毒，又为何会突如其来呢？

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有关专家先期研究的有力支持。

新冠病毒源于蝙蝠的说法一经披露，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一时之间，愤怒的人们，对售卖各类野生动物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进行口诛笔伐，因为最初发现的病毒感染者，大多与这个海鲜市场有关。

记忆犹新的人们，一下子就想到了2003年的非典。根据在那之后一些比较权威的研究，非典病毒的源头是菊头蝠，因为果子狸经常会捕食蝙蝠，所以非典病毒自然而然转移到了它们体内，最终果子狸又把病毒传播给了贪图口腹之欲食用它们的人类。

按照常理，病毒一般不跨物种传播，虽然野生动物是它们的宿主，但因野生动物具备强大的免疫系统，所以一般能和病毒和平共处。然而，这些不能列入法定食谱未经食品安全检测全面消毒的野生动物被非法端上餐桌之后，使得病毒寄居于人类细胞的纽带，一下子变得畅通无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和2003年的非典病毒，都是某国针对华人基因而刻意投放的病毒。这种说法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佐证，不能主观臆断，但也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发动细菌战病毒战，这在历史长河中，却也是屡见不鲜。

细菌战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汉朝。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民生凋敝，国力不强，再加上汉高帝刘邦曾有被冒顿单于围困白登7天7夜的屈辱史，所以汉初的几个皇帝，都选择和战力强大的匈奴和亲以休养生息。冒顿死后，其子老上单于立，汉文帝派宗室的公主前去和亲，让来自燕国的宦者中行说做陪臣，但中行说却不想去。汉朝官吏强行要求他去，中行说赌气说：“如果非要我去，那我去了之后，一定会给汉朝制造大麻烦。”果然，中行说到了匈奴之后，立即投降了匈奴，深得单于的信任器重。老上单于死后，中行说又辅佐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前后做了许多不利于汉朝的事情。到了汉武帝时代，刘彻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匈奴王庭远徙漠北。为了应对来自汉军的威胁，中行说给单于献上一条阴毒之计：把许多病死的马、牛等牲畜给匈奴

巫师诅咒之后掩埋到汉军必经之路的一些水源上游。当时的人们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细菌、病毒，头脑里也从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许多人在生活中发现，那些在瘟疫中病死的牲畜，不仅会给其他的动物带来致命的伤害，同时也会使人类轻则染疾重则身亡。因此巫师诅咒是假，病毒害人是真。所以中行说的毒计被采纳实施后，许多汉军士兵因饮用这种被污染的水而患病身亡，有时候甚至是整座军营的将士成批地减员。一些史料显示，天才少年将军霍去病，就是因为饮用了这种水而得了传染病，最终英年早逝，年仅23岁。

病菌之害，真的是令人发指。

而实际上，不论是人类违规食用了携带病菌的野生动物，还是哪国专门针对华人基因发动了细菌战，只要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这就注定了，这是人类与病毒之间一场殊死的较量。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实际上已经不简单的是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民族与病毒的抗争，而是界族之间的战斗，作为动物界最智慧的人类，与病毒界这一新型的毒株之间的争锋。

因为只要人类生生不息，细菌和病毒就会永远伴随着我们，并试图跨越更多的界别找到宿主，包括人类界。人类界和病毒界的战争，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人类在进化，病菌也在进化。

青霉素刚刚问世的时候，被誉为“神药”，只需要小小的一点剂量，就可以有效杀灭病菌。那些存活下来的病菌，为了能够继续在自然界中存在，就开始大量繁殖可以耐药的菌株，从而使病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强。现如今，耐药性细菌已蔓延至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对相当一部分病菌感染者医治无效。

而目前新冠病毒的狡猾程度则更加令人吃惊，潜伏期长，感染性强，但却毒性低，刚刚感染之后，作为宿主的人类身体感觉没有任何异样，检测也没有什么结果，但在过一段时间趁宿主放松警惕之后，却开始大量繁衍复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宿主体内蔓延肆虐。要么使感染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宣告药石无效，要么是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却脏器严重受损而使健康不可逆。而更令人感到无助的是，对已经进入身体的病毒，我们却没有药物直接杀灭它，紧急研制出来的特效药，实际上也只能做到抑制病毒的分裂繁殖，然后靠人体的免疫系统逐步清除这些病毒。更有甚者，有时候好不容易研制出来了特效药，却因为病毒的进化变异，研制出来之后即已在病毒的耐药性面前惨遭淘汰。

不要愤怒，不要诅咒，因为这就是自然界中的法则。

如果把宇宙比作一个宿主，那么宇宙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星系，就好比寄居于其中的菌群；依此类推，宇宙是星系的宿主，星系是星球的宿主，地球等星球就是人类等生物的宿主，而人类及其他生物，则是细菌、病毒的宿主，细菌和病毒，又会被其它更小的微生物寄居。谁都想更长久的生存下去，谁都想努力占据营养更丰富之地，繁衍更多的后代，发扬长处，规避短处，并试图找到对付天敌的办法。田间的稗草为了避免被人类早早拔掉，竟然学会了“伪装”，拟态作物的形态，几千年来与水稻越长越像。植物如此，病毒也同样如此，而我们人类，就更是如此。

奇怪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这个时候，再怎么责怪吃蝙蝠的人已经于事无补，再怎么怀疑某国发动基因战也无所裨益。我们和病毒赛跑的时间非常有限，需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克时艰。跑赢了，我们有足够的余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如果跑输了，我们哪里还有人力和空间来作发言陈词呢？

就算没有人去吃蝙蝠，病毒也早晚有一天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找到人类，就算某国真的专门对我发动了基因战，那也是对中华民族战斗力、凝聚力和医疗水平的一种挑战。“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况且，病毒尚且可以实现从蝙蝠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在同一物种的人类之类传播，还会有什么沟壑呢？如若真的是基因战的恶意，那么更高级的文明，不等哪天一定会拿自诩聪明者试药！

如果我们不能同心协力抵御外侮，那么我们轻则会被同类灭国，重则会被病毒灭种！决战冠毒的先锋战士，非我中华儿女莫属，冠毒最先暴发于我中华大地，我们责无

旁贷！正值传统佳节，却是没有秧歌没有热闹，没有亲朋没有欢笑，四处一片寂寥。

阳光明媚无限好，帅气漂亮的小伙子小姑娘走上大街，然而人们却看不到他们脸上洋溢的青春；春风本是醉人时，然而我们却不能摘下口罩自由的呼吸。以后的文学作品，恐怕就不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是“忆君蝴蝶罩，千年梦犹寒。有情不得诉，唇隔小遮拦。”

北方的朋友，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臊子面？南方的朋友，又有多久没有吃上一碗清清爽爽的豆腐脑瘦肉粥？

走出家门，路过那空空荡荡的公交站台，多么希望有一辆运营的公交车，能够迅速地把你送到目的地；还有那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书店，又多么期望能够走进来，拿起自己喜欢的书籍，惬意地翻上几页！又期望能到何时，才能呼朋引伴，知己相聚，大块朵颐，举杯痛饮，甩牌猜拳，诗酒人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一切，在这之前，是多么的稀松平常啊，然而，自新冠病毒侵袭之后，才是多么的令人奢望啊。

而即便如此，目前尚能自由的出入，相比于那些居家隔离的人，又是多么的幸福啊！

君不见，那些因为偶然之间乘车，路过、问询等原因，而成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不得不居家隔离，不能出外，不能会客，不能乘车，不能工作，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还是七步。伏契克烈士如果泉下有知，也会禁不住的发问：怎么，你们也被敌人关进二六七号牢房了吗？

是的，这个敌人，就是新冠病毒！

君不见，还有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他们，就是病床上的感染者！他们饱受病毒的摧残，发热，乏力，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危重者甚至休克、死亡！

谁能忍受自己的同胞遭此痛苦的折磨！不能忍受？那就一起投入战斗吧！

武汉的医护人员首先扛起大旗，全国的医护人员紧随其后。

传统的战争，只是军人手握钢枪走上战场。如今的这场战争，则是一场全民之战，人人都是战士！

冲在最前面的是医护人员，体温计、酒精棉、显微镜就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已经开始和病毒浴血奋战！紧随其后的是公安、武警战士，他们指挥交通、维持秩序、维护稳定，使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能最大限度不受外界干扰投入工作。

各级党政官员、职工及村居干部也是战士，他们坚守疫情检测点，测量体温，严格登记，走街串巷宣讲政策，劝返人群，尽最大努力阻断病毒传播的途径。

全国各地的百姓群众也是战士，他们没法工作或是丢了工作，收入减少或是没了收入，损失惨重或是濒临破产，一个又一个在苦苦地支撑着，留在家中，不出门，不串亲，不聚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千方百计减少流动性，避免为病毒扩散创造条件。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为科学家们争分夺秒研究特效治疗方法和研发特效治疗药物争取时间！

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携手并肩，一起投入战斗，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

党和政府在疫情面前的有力举措，向人类世界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勇气和担当。中国人民的防疫阻击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各国各地的慰问、援助纷至沓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明白，在病毒面前，所有的人类都是友军，大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支持中国就是支持自己，帮助中国就是帮助自己。都说多难兴邦，我们终将战胜新冠病毒，并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丰富的经验和新的成就，为人类战胜病毒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然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胜利，都是建立在千千万万的奉献和牺牲之上的。就如同新中国成立之前，英勇殉国的那些革命先烈一样。成千上万个家庭，尤其是封城的武汉这些英雄的城市，他们所作的牺牲和奉献，他们遭受的痛苦和面临的无助，值得每一个人铭记，值得历史铭记。此刻任何的赞美，在他们面前都显得苍白，唯有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使我伤痛但却不能使我灭亡者，必将使我强大！万物灵长之人类，聪明而勇敢，必将是世界的主宰，岂渺小阴暗丑陋邪恶之病毒可匹敌者耶！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人类必胜！